

孤独是人的宿命，
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
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命运。
是的，甚至连爱也不能。



抵押 出去的 心

〔美〕卡森·麦卡勒斯——著
Carson McCullers
文泽尔——译

THE MORTGAGED HEART

麦卡勒斯作品系列

麦卡勒斯基金会
唯一授权版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抵押 出去的 心



(美)卡森·麦卡勒斯——著

Carson McCullers

文泽尔——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3758

Carson McCullers
The Mortgaged Heart

Copyright © 1972 by Carson McCullers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Peters, Fraser and Dunlop Ltd. in
association with Pollinger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抵押出去的心/(美)卡森·麦卡勒斯著;文泽尔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麦卡勒斯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1735-2

I. ①抵… II. ①卡… ②文…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美国-现代②散文集-美国-现代③诗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2613 号

责任编辑:马爱农 邱小群
封面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66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735-2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亡者寻求着生的视野，一个用飘渺的方式分配的深沉的空间。因为他们能够夺取爱的触摸，以及随之而去的，被抵押出去的心。

——卡森·麦卡勒斯

前 言

卡森·麦卡勒斯，一九一七年出生于乔治亚州首府哥伦布市，一九六七年逝于纽约州乃役镇。尽管她生命短促，且受顽疾困扰——三十岁前，便已受了三次中风折磨——麦卡勒斯仍创作了数量可观又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集合：四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两个剧本、二十部短篇小说、一本儿童诗集，以及大量的散文及诗歌。理查德·赖特^①盛赞她那“惊人的人性”^②，戈尔·维达尔^③将她的写作描述为“我们亚文化中少数令人感到满意的成就之一”。

一九四〇年，当麦卡勒斯以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震撼纽约文学界时，年仅二十三岁。紧随其后的两部长篇《金色眼睛的映像》(1941)、

① 理查德·赖特 (Richard Wright, 1908—1960): 美国左翼黑人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土生子》。该书使黑人文学在美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② 惊人的人性 (Astonishing Humanity): 赖特称赞在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里，麦卡勒斯作为一名白人作家，能够在南方小说中给予黑人角色以平等、真实的关怀，史无前例。

③ 戈尔·维达尔 (Gore Vidal, 1925—): 美国作家。他于1948年写作的小说《城市与梁柱》，作为美国第一部明确反映同性恋的主要小说引起社会争议。

《婚礼的成员》(1946) 以及一个中篇《伤心咖啡馆之歌》都被改编成了电影。作为剧本,《婚礼的成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于一九五〇年获纽约戏剧评论家奖^①。一九五七年,另一部戏剧作品《奇妙的平方根》在百老汇首演。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她写了最后一部长篇《没有指针的钟》,以及一本儿童诗集《甜如泡菜净如猪》。死后,麦卡勒斯早期的小说及散文和诗歌等,由她的妹妹整理结集为《抵押出去的心》(1971),一本“未完成的自传”《神启与夜之光》于一九九九年出版。

麦卡勒斯的成就举世公认。伊迪丝·西特韦尔^②、约翰·休斯顿^③以及亨利·卡蒂埃-布列松^④全是她的忠实爱好者,普里切特^⑤描述她为“无可比拟的故事叙述者”。威廉·特雷弗^⑥称《心是孤独的猎手》是他的十本荒岛小说中的一本:“我重视她的想法,她所施的魔法,她所说的话以及她言说的方式,她自己不朽的内心。”

① 纽约戏剧评论家奖(New York Drama Critics' Circle Awards):是除普利策奖、托尼奖之外的又一项重要戏剧奖。每年五月,由除《纽约时报》以外的所有纽约报纸的评论家评选而出。目前,该奖设有最佳戏剧(话剧)、最佳音乐剧、最佳外国戏剧、最佳新剧和特别奖等奖项。

② 伊迪丝·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 1887—1964):英国女诗人、评论家。

③ 约翰·休斯顿(John Houston, 1906—1987):好莱坞著名导演,九获奥斯卡提名,曾摘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本奖。代表作有《马耳他之鹰》《浴血金沙》等。

④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 1908—2004):法国著名摄影家,玛格南图片社的创办者。他的“决定性瞬间”摄影理论影响了无数后继的摄影人。

⑤ 普里切特(V.S.Pritchett, 1900—1997):英国作家、评论家,以嘲讽的风格与对中产阶级生活的生动描述著称。

⑥ 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 1928—):爱尔兰著名作家、剧作家。

目 录

前言	1
早期小说	
吸管	3
西八十街区廊道	17
波尔蒂	29
就像那样	39
神童	52
外国人	70
后期小说	
通信录	85
马奥尼先生与艺术	94
焦虑不安的孩子	100
随笔与散文	
瞧着归家路呀，美国人	121
为了自由的夜巡	127
吾邻，布鲁克林	129

我们打了条幅——我们也是和平主义者	135
低下我们的头	142
圣诞之家	146
圣诞节的发现	152
医院里的圣诞节前夕	161

写者与写作

我是怎样开始写作的	167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与美国南方文学	171
孤独，一种美国式疾病	180
想象力共享	184
伊萨克·迪内森：冬天的故事	189
伊萨克·迪内森：赞美光明	193
创作笔录：开花的梦	200

诗歌集

年表	224
----	-----

早期小说

吸 管

就像是我曾一直拥有自己的独立房间似的——“吸管”与我同床而眠，却也不打扰到什么。房间是我的，可以随我所愿、任意使用。我记得以前有一次，自己还在地板上锯了活板门呢。去年，作为一名高二学生，我在墙上钉了些杂志女孩的相片，其中有张仅仅穿了内衣而已。我母亲从来烦我，因为她还有更小的孩子们得去照顾。“吸管”则认为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棒呆了。

每当我带随便什么朋友到我房间里来的时候，需要做的就只是用眼神示意“吸管”一下。那样，他就会从一切正忙着的事儿里面抽身，或许还会给我个若有若无的微笑，之后便一言不发地离去。他从不带孩子回来。他十二岁，比我小四岁，并且，他十分清楚——甚至都不需要我特地去告诉他——我不想要他那个年龄的孩子碰我的东西。

大部分的时间里，我都已经忘记“吸管”其实不

是我的亲兄弟了。他是我的表弟，可实际上，打从我记事起，他就一直住在我们家里。你可知道，他的亲人们全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当时他还只是个婴儿。对于我和我的妹妹们而言，他跟亲兄弟没什么两样。

“吸管”总是会去记住并相信我所说的每一句话。这也正是他收获这个外号的原因。好几年前，我曾跟他说，如果他撑着雨伞从我们家车库上跳下，雨伞便可以起到降落伞的作用，他也就不怎么会摔到。他这样做了，摔烂了他的膝盖。这不过是举个例子。好玩之处在于，无论他被捉弄过多少次，仍旧还是选择去相信我。他可并不是傻，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不过是他与我之间相处的方式而已。他会看着我做的每一件事，然后默默纳入记忆之中。

从中我领会到一件事，但它使我感到内疚，于是很难说出口来。如果某人对你万分崇拜，你便会轻视他，对他满不在乎——反而恰恰是懒得搭理你的某人，会让你很容易去崇拜。这很难理解。梅布尔·瓦茨，这位学校里的高年级女生，表现得她好像是示巴女王^①似的，甚至还羞辱过我。而与此同时，我却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吸引她的注意力。我日日夜夜想着的全是梅布尔，想得我近乎发疯。当“吸管”还是个小孩时，以直到十二岁为止的我的眼光来看，我对他正如梅布尔对我一样，糟糕得很。

现在“吸管”变得太多，以至于有点儿难以去记起他曾经的模样。我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将我们俩给改变了

① 示巴女王：《旧约·列王纪上》中朝觐所罗门王，以测其智慧的东非女王，以美貌著称。

个彻头彻尾。我也从不知道，为了自我的脑海中掘出曾发生过的事儿，竟会想要去回忆起像是个谎言般的、曾经的他来——拿来作比较，并且试图去解决问题。如果那时，我可以预知未来的话，没准就会采取不同的行动了。

我从未过多地去在意他，或者想着他什么。你如果考虑到，有多长时间我们是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就会发现，我只记得这么丁点儿关于他的事情，是很可笑的。当他觉得自己孤独时，经常自言自语地讲很多话——全是关于他大战匪徒、身系农场之类的小孩子玩意儿。这时候，他会去到浴室里，并且，在那儿待上一个小时那么久。有时，声音还会逐渐升高、兴奋，那样一来，你就能够在整间屋子里听见他的声音。不过，通常而言，他是很安静的。他在附近没有多少能够交得上朋友的男孩子，而且，他的表情，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正看着别人玩游戏，随时等待着受邀加入的孩童那样。他不介意穿上我穿不下了的毛衣和外套，哪怕因为袖子拖长太多，使他的两侧手腕看上去就跟小女孩儿一样细弱白皙也不在乎。我记住他这个人的方式，是这样的——每年都长大那么一点点，但却还是同一个样子。那，就是直到几个月之前为止的、正赶上所有这些麻烦开始时的“吸管”了。

梅布尔——不知怎么地，她也卷入到了发生过的那些事儿里，因此，我想，我该先从她开始讲起。自从认识了她之后，我就再也没在其他女孩子们身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了。去年秋天，她曾在普通科学课^①上

^① 普通科学课：进步教育运动时期，美国初中和高中一年级开始普遍开设“普通科学”（general science）课，内容涉及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科技现象及其原理。该门课程尤其重视科学方法的训练，目的是使中学生受到基本的科学教育。

与我同桌，我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留意到她的。她的头发，是我从未见过的最闪耀的金黄；偶尔，她还会使用某种胶状物，把头发给弄成卷的。她的指甲被修尖、被打磨妥帖，再被涂抹上一层亮红。整堂课上，我都在欣赏梅布尔，差不多是全部的时间了——除了我觉得她将要看我或者老师叫我的时候。我完全没办法将我的视线从她的双手上移开——这算是原因之一。除了那些红颜色之外，那双手是娇小又雪白。当她要给哪一本书翻页时，总是先舔一舔大拇指，再伸出小指来极慢地翻过。描述梅布尔，那根本就是全无可能。所有的男孩子都为她而疯狂，可是，她甚至都没有留意过我。首先，她比我差不多大两岁^①。于是我就时不时地试着去穿过人群，故意在礼堂中跟她挨得很近，可她几乎就从来没对我笑过。我能做的全部事儿，就是在课上坐着欣赏她——有时，感觉整个教室都能够听见我的心跳声了。我等着受责骂，或者要么就匆忙地离开教室，没命似地逃远。

夜里，在床榻上时，我会对梅布尔展开幻想。通常，这会让我失眠到深夜一两点钟。有时候，“吸管”会醒过来，问我为什么不能够安稳睡下，而我，则会叫他闭上嘴。我想呀，我这么凶他已经有很多次了。我猜，自己是想要无视某人，就好像梅布尔对我所做的那样。你总是可以从“吸管”的脸上看出来——他的感情是被伤害到了。我记不起所有那些恶毒的话语了（我肯定是说过了的），因为，即使是当我在那样说的时候，我的心，也还是在梅布尔那儿。

那情况，持续了将近三个月，然后，不知何故，她开始转变了。

^① 此处暗指梅布尔比叙述者的年级数高，因此他们在礼堂中时不会站在一起。

在礼堂里她会跟我讲话，每天早上，她会抄我的作业。有一次午餐时间，我还跟她在体育馆里跳舞。一天下午，我鼓起勇气，带着一盒香烟去了她家。我知道她在女厕所里面抽烟，有时是在外面或者学校里——我可不想给她带去糖果，因为我觉得那样肯定会搞砸的。她的反应美妙，于是，在我看来，一切都将要改变了。

那天夜里，大麻烦真正开始。我回房间时天色已晚，“吸管”早已经入睡了。我极度快乐、神经紧张，翻来覆去地想要找一个舒服的睡姿。我一直醒着、想着梅布尔，想了好长时间。然后，我做梦梦到了她，似乎是吻了她。睁眼梦回，看着眼前一片漆黑而惊讶——我静静地躺了一小会儿，直到慢慢回过神来，才了解到我是身在何处。屋子里很静，这是个深黑的夜晚。

“吸管”的声音，对我而言，等同于惊吓，“皮特？……”

我没回答，甚至连动都没动一下。

“你就像我是你亲弟弟一样地喜欢我，对么皮特？”

直到确认这确实是我真实的人生长梦，而非其他什么别的梦境为止，我都还不能够从惊讶里面回过神来。

“你一直喜欢我，就当我是你的亲弟弟一样，不是么？”

“当然。”我回答道。

然后，我坐起来了几分钟。天冷夜凉，从梦里回到自己的床铺上，我很高兴。“吸管”过来靠在我的背上。我觉得他瘦小又暖和，我的肩膀可以感觉到他温热的呼吸。

“无论你做过些什么，我始终都知道，你是喜欢我的。”

我现在特别清醒，我的种种想法，似乎是被用一种奇怪的方式给

搅和到了一起。在想法之中，有与梅布尔相关的欢乐，以及类似种种——但与此同时，关于“吸管”的一些事儿，以及当他说着这些事情时的语气，引起了我的注意。无论如何，我猜，一个人高兴时，总比他被什么事情给扰乱时，看人看得要更清楚些。好比是我，直到那时候为止，都一直没能够去好好想一想关于“吸管”的事儿。我察觉到，我一直都对他很坏很坏。几周前的一个晚上，我听到他在黑暗中哭泣。他说，他弄丢了一个男孩的BB枪，很害怕会被什么人知道。他想要我来告诉他，应该怎么办。我很困，便试图使他安静下来，当他表示不情愿时，我踹了他……这还只是我能够记得的、很多类似这样的事儿中的一件而已。在我想来，他一向都是个孤僻的孩子。我感觉很糟。

是与漆黑又寒冷的夜晚相关的某物，使你感到与同眠着的某人如此接近。当你与他交谈时，就好像你们是这小镇中唯一醒着的人一样。

“你是个很棒的孩子，‘吸管’。”我说。

突然之间，在我看来，就好像我喜欢他，胜过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人一样了——超过其他随便哪个男孩，超过我的妹妹们，从某种角度来讲，甚至超过梅布尔。我感觉浑身舒畅，就好像是，他们在电影里奏起了悲伤的曲子一样。我想向“吸管”展示，我是有多么地在乎他，并且，还要为我一直以来对待他的方式，作出补偿。那晚我们聊了好久。他的语速很快，就像是积攒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事儿，要一次性地讲给我听一样。他提到，自己想要试着去造一条独木舟，还提到街尾的孩子们——他们不让他加入他们的足球队，这些，我完全不知

道。我也说了一些事儿，一想到他会把我说出的所有事情全都十分认真地记住，那感觉是非常的好。我甚至还提了提梅布尔，不过，我讲得好像是她在这段时间里都在跟着我打转似的。他询问了关于高中的事情，以及其他种种。他的语调激动，并且一直都讲得很快，仿佛他总是不能够及时地将词儿给说出来似的。当我睡着的时候，他仍旧在讲个不停，我的肩膀，还是可以感觉到他温热的呼吸：暖暖的，近在身旁。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常常见到梅布尔。她表现得就像是她确实多在意了我那么一点点。半数时间里，我都感觉飘飘然，几乎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

但我并没有忘记“吸管”。我的写字桌抽屉里存着很多旧东西——拳击手套、汤姆·斯威夫特^①系列的小说、劣质渔具。我把这些都给了他。我们又一起聊了好几次——那就真像是我第一次试着去了解他似的。当有条长长的割口挂在他脸上时，我知道，他是有样学样地偷用了我那套崭新的、人生中第一次得到的剃须套装了，不过，我什么都没说。他的脸现在看起来不一样了。他曾经是看上去显得羞涩又规矩的，或者说，他像是担心被人在脑袋上重重敲那么一下似的——那种印象远去了。他的脸，配着那双大睁着的眼睛、竖起来的耳朵，以及从来不会完全闭上的嘴巴，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吃了一惊、正期盼着某些棒呆了的事儿的家伙。

① 汤姆·斯威夫特：美国作家爱德华·史崔特梅尔笔下儿童科幻冒险系列小说中的主角。自1910年以来，该系列小说创作出版达百余册（很多并非爱德华·史崔特梅尔所作，而是出自不同的影子写手，共用相同笔名维克托·阿普尔顿和维克托·阿普尔顿II），被译为多种语言，全球累计销售两千万册。